



佳作赏析

热爱可抵漫长岁月

——读扶霞·邓洛普《鱼翅与花椒》有感

■管淑平



正如汪曾祺在《人间草木》中所说：“一定要爱着点什么，恰似草木对光阴的钟情。”我想，不仅仅是对于草木与光阴，就连对味道与美食而言，人们也有着始于内心的钟情和悸动。

在兔年春节假期，我幸运地遇到了这样一本有关美食的书籍，作者笔下的每一篇文章都是在用心讲述中国菜的故事，她把对美食的所有热爱都融在文字里，每一道菜在她面前无不带着新奇，她与美食的相遇就像是一场奇妙的冒险旅程。这本书便是英国作家扶霞·邓洛普的《鱼翅与花椒》。

其实，我对于这本书的第一兴趣，是

来自于“花椒”，因为看到作者与我有着共同的爱好——麻辣。不错，当任何味道有了飘香的麻辣的一番点缀，就像长了翅膀的鸟儿，可以“天高任鸟飞，海阔凭鱼跃”。

扶霞是1994年来到中国长住的，她还有一个中文名字：邓扶霞。从来到中国起，她就发誓，不论人家请什么她就吃什么，不管食物有多么古怪，她一律来者不拒。第一次与四川料理相遇时的神魂颠倒，亲眼目睹鸡鸭被宰杀时的惊吓，体验千变万化的刀功、对养生饮食的叹服、品尝珍馐美味的同时内心的道德两难……无一不是她与美食美味相遇的点点滴滴。

食物，是一个地方的招牌，也是一座城市的气象。从广袤的天府大地到荒凉偏僻的甘肃，从福建的深山到迷人的扬州古城……透过扶霞那澄澈的眼睛，我们可以更为客观地了解我们的中国菜肴分布的广泛和独特。

菜肴，是舌尖的灵魂，而每一个地方的食物都有着独一无二的气质。“川菜”的辣带着一丝丝甜，就像悠闲的四川人，总是带着甜甜的体贴；湘菜直接又毫无妥协余地，就跟那里培养出来的领袖人物一样；扬州菜则是太平盛世的食物，温暖而抚慰人心。”

美食，一旦被赋予了细腻的情思，那么就如同画了眼睛的龙，有了栩栩如生的活力。虽说这是一本以吃为中心的书籍，但字里行间更透着扶霞的人格魅力。好像根本就不需要犹豫，她就知道自己想要什么、想过怎样的生活，这对于很多人来说

都是不可想象的。

在探索美食的道路上，扶霞也并不是一帆风顺。公寓的生活条件并不舒适，床垫、被单都是潮乎乎，夏天闷热多蚊蝇，冬天潮湿冷风，就连竹子里住着的奇怪的小东西，到了晚上也不悠闲，发出“唧唧——唧唧——”的声音。但正是因为她对和中国和中国菜肴的着迷，这些小烦恼也完全被她轻松地抛却。

爱，是带有温度的细节。在扶霞的文字里，我们再一次被惊艳。比如，成都的市貌在飞速变化，扶霞走在曾经走过的街道上会觉得陌生，但她却说她从父亲那里继承了天生的“内在全球导航系统”，认路特别准，就算认不出到底处在什么地方也能找到方向。她还曾半开玩笑地说自己像一条鱼，一条从父亲那里继承了在没有水的地方也能游泳的技能。

爱，也是带着深深浅浅的遗憾与无奈的，但同时也是期许和呼唤。“是我一个人的悲剧：竟然爱上了一个正如此迅速地消失着的地方。我对饮食烹饪的研究，初衷是想记录一个生机勃勃的城市。后来我才明白，从很多角度来说，我都在书写老成都的墓志铭。”扶霞的文字，有一种直达心底的呼唤力，不论是谁，都会被她深深浅浅的文字所吸引，所打动。

在这个快速变化的时代，热爱是一种稀缺品，而从扶霞的《鱼翅与花椒》一书中，可见扶霞是这样带着热爱前行的乐观主义者。是呀，热爱，可以让我们有勇气对抗岁月的漫长，到达诗意的彼岸。

诗词春秋

思远道(组诗)

■付炜

寒春的树

当我们走向傍晚，看见惊飞的云在窗里奔突。面前，群树宽阔如幕，藏起一缕昏光的陡峭，和沉默的气味。这种苍凉的背景我们无法逃脱。寒春，起身照镜，一棵树便升起在噪声里，融入我身体。此刻，令人想起某年四月初临的痛苦。想起你溺亡的碧海般的天空。那里有陌生的故事与熟悉的忘却。有漂浮的树枝在经年的郁悒里。过去的一切，变成庭院中的暗示。变成春天般的构思。生长、漫溢、迷惑……我们谈论一棵树何时开花，又何时给解冻的土地逐渐上釉。雨落入万物的耳朵里，将秘密摇撼。我们如同传说那样，来到树下寻找沸腾的星群。

裂帛之书

客去波平槛，蝉休露满枝。

——李商隐

积水令人目眩，在午夜你望向沉痾的月光，想象它，如何被一片枯叶所击落，又是如何恰好落在你眼前，仿佛赶来装饰一场寂寞。或是来测量你——影子的归程。

南风在镜子里渐远，你用舌尖舔去夜色身上的盐，在灯的背后有人相爱，然后老去。你散失的答案与残存的天赋都已蒙上一层虚无。

不要怀疑了，宁可相信自己身在歧途。为了成为那些不寐者的同代人，你必须让晚潮浸透书页。将未寄的信嵌入礁石，那些你从未启齿的谬论，将会被谁阅读、揣测。

像危险的伏击，怦然一声。瓦解一片旧的花园，那苦涩的露珠正被时光独饮着。而更多事物久欠缄默，仿佛不曾从旁观者的位置上离开寸步。

思远道

你的良辰正在积雨，空山的鸟声令深渊欢喜极了，你将掠过眼睛里的飓风，抓一把，藏进袖子。随即若无其事，像拥有一个严肃的秘密。为了耳朵能够听懂玄机，为了嘴巴能够抵达庄严。为了晴空含泪，叶簇缤纷。犹如一首杰作被忽略的命运。那隔夜的景色也并未等来问津之人。

你难道不是所有未完的篇章？不是奇迹的低语？所有高涨的书籍和灯。

都像游荡的箴言，在丰足的梦与醒之间，击中早晨的舷门。当道路夸张地耸立在你面前。你已经明白了时间的底细。你的工作是为那些蒙昧的脸孔却壮这惊人的技艺，使你常常要感受虚幻。而虚幻也正组成了你自身的一部分。

拟古

月下听逝水，听辨风吹来的风。夜夜的袈衣暗自生旧，柳絮里匿藏着前朝的墙垣。骤雪奔突。撒尘般拂拭行人阴晴的脸。而勃勃的幽径，绽开你埋葬的春天。当羁途已被人遗忘。时辰倾覆着你的寂寞，那积雪的松林中，有一种陌生的简洁与壮阔。或许是为了捕捉我们的死。或许是为了活着而喋声。

而今而后

每天，那扑向空白的努力。又会折向自身。我为了摹绘镜子里陡直的光，使自己变得如群山般迟缓。毕竟，我的天赋在于坐在爱的人身旁找寻末日般的平静。在于痴迷宿命——接受事物的教育和写作的劳动。

我要承认，我并非是一切的例外。最细微的钟声，也可以圆禁我。我缺乏一种无限，一种悲剧开始的震撼感。我总是在意义丛林里不懈走着，为了验证梦的坚硬与夜晚的斑驳。我不存在任何见解。别问我，时间到底脱落了什么。

去观察各式的眼睛，在贫乏年代。涌入的细雪和尘土。穿过松弛的原野。抚摸一朵云掉落的碎屑。晚餐在静穆里，呈现出罐头般的昏聩。我置身其中。感激诗的宽忍与慈悲。是的，我在说感激。

碧色地带

河水仅剩残余的一洼，变成和柳枝一般的静物，市声在不远处的隆冬里断断续续响着。一颗星旁逸而出，但并不尖利。天空拖载着盐和伤口，回答河床上裸露的谜。那碧色的轮廓看上去如此虚弱，像谁的湿发。在遥远的夏日，被燥风拭除。也像舒展的脏衣服，令人难过。而我经过时，曾感到恍然。感到美的极致竟如此多褶。如此充满了歧义，我没有太多勇气。回避事物朴素的注视，就像我没有勇气回避朴素的汉语。在我身上合拢成某种独一无二的声音。



《传承古墨香 正本清源人》 丁玉橙/中国画

桐荫茶话

兔年说兔

■潘玉毅

如果仅从汉字本身来看，“兔”是一个象形字无疑。“兔”字写在纸上，不经意间看去，就好像有一只兔子远远地蹲在那儿。

兔子在生肖中位列第四，与十二地支中的“卯”相对应，故又被称为“卯兔”。

在大多数人的印象里，与兔子的形象相匹配的往往是聪明、活泼、可爱这些词汇。它安安静静呆在原地时是可爱的，在草丛里蹦蹦跳跳的样子也是可爱的。

兔子性格温顺，甚至还有点胆小，不是驯养它的主人，听见脚步声，它就“嗖嗖”地跑远了。即便吃草时，也是竖着耳朵，时刻保持警惕。

它的行动无疑是敏捷的，这从“静如处子，动如脱兔”一语中即可看得出来。因为灵活不好抓，人们出于“多智近妖”的偏见，给它加了个形容词，呼其为“狡兔”。狡兔三窟，多么智慧，又多么狡猾啊。

相较于现实中的兔子，文学作品、民间俚语里的兔子因为寄托了人的思想和情感，形象也要丰满得多。“乌反反，兔走归窟，狐死首丘，寒将翔水，各哀其所生。”在《淮南子·说林训》里，兔子是不忘本的象征。“赶兔子过岭——快上加快”“拾柴打兔子——一举两得”“兔子不吃窝边草”“兔子急了也咬人”……在老百姓眼

里，奔跑速度快、会居安思危、善良老实等则是兔子身上的标签。“王者德盛则兔免现，王者德衰则兔免现。”有意思的是，兔子的毛色不同，其隐喻也有差别。而在民间传说里，兔子更是多子多福、家庭和和睦睦的化身。

兔子不只在行走于地上，天上也是它的活动区域。我在学生时代曾经读过“诗鬼”李贺的《李凭箜篌引》，里面就有这么一句：“吴质不眠倚桂树，露脚斜飞湿寒兔。”

可见，至少在唐代，月宫中有桂花树、有玉兔的传说早已流传甚广。及至读书多了些，相关的知识也添了一点。其中就有傅玄《拟天问》所言：“月中何有，白兔捣药。”既是《拟天问》，想必《天问》里也有涉及吧，果然，上网略一搜索，发现屈原的《天问》这般写道：“夜光何德，死则又育？厥利维何，而顾菟在腹？”看翻译，这里的“菟”即为兔，当然也有说是虎的。从屈原生活的年代到现在，已经2300多年。也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，玉兔就成为了月亮的代名词。“金乌长飞玉兔走，青鬓长青古无有。”“著意登楼瞻玉兔，何人张幕遮银阙。”……单是唐宋词鼎盛时期，此类作品就多到数以百千计。

抛却与月亮的联系，与兔子相关的诗句成语虽多，我却最爱《诗经》里的那一句

“有兔爰爰，雉离于罗”，相比于野鸡的凄惨模样，兔子无疑要从容许多。可惜《毛诗正义》及后来的专家学者一解读，兔子倒替某些不良的人背了锅。

文学作品里，兔子还曾以英姿飒爽的模样出现。“双兔傍地走，安能辨我是雄雌？”《木兰辞》里的这两句，让多少人为之感佩动容？循着诗句回溯，一幅具有浪漫主义色彩的画卷缓缓展开，画面上记录了花木兰女扮男装替父从军并凯旋而归的故事。

有趣的物与事可以突破空间的屏障，兔子即是如此，不独中国人喜欢它，外国人也喜欢它，而且这种喜欢跨越了年龄的界限，从古代绵延至今。不信你且看它在书籍及影视剧里的出现频率，就足以说明问题：它时而出现在童话里，时而出现在寓言里，时而出现在历史典籍里，时而又出现在时下流行的动画片中……比起平铺直叙，以兔为喻要显得更有说服力。

喜欢它需要一些介质或者机缘。我喜欢兔子，不只是因为它的形象，还与生肖有关。我们家里，母亲属兔，我也属兔，兔子在十二生肖中位列第四，而我的阴历生日则是四月初四。虽说是巧合，可巧合有时也叫人欢喜。2023年是我们的本命年，再见兔子时，于岁月，于动物本身，不免多了几分亲近之意。